



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



# 周渔的喊叫

北村 著

漓江出版社



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

# 周渔的喊叫

北村 著



高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周渔的喊叫 / 北村著. — 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7.11

(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407-8191-0

I. ①周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8003 号

ZHOUYU DE HANJIAO

周渔的喊叫

北村 著

责任编辑: 张 谦

助理编辑: 谢青芸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印制: 杨 东

出版人: 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[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

荣华国际大厦 5 号楼 1501 室 邮政编码: 100176]

开本: 960mm × 690mm 1/16

印张: 15.75 字数: 199 千字

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 010-67817768]

---

## 《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》出版说明

“半边渡”，原本是一种由独特的地貌形态所导致的交通方式，意指岸边道路出现山岩等巨型障碍，为了克服障碍所进行的单边摆渡。用来做丛书名，表示只在此岸，现场写作；彼岸风景，尽入眼中。选收的是当下既具实力，又有活力的知名作家，他们一直进行着克服障碍、自我超越的写作，刷新着个人纪录，不断求索、攀升。中篇小说介于短篇与长篇之间，是由短篇进发到长篇的中转过渡，出版中篇小说集，既管窥风貌反映当下，又把握脉动瞄准未来，期待作家们拿出更多优秀长篇回馈读者。

漓江出版社中外文学编辑部

## 目录

001 周渔的喊叫

059 自以为是的人

107 聒噪者说

140 长 征

183 公民凯恩

243 代后记

## 周渔的喊叫

—

东西搬空之后，房子就像被一只狼拖走了内脏的身体，显得空空荡荡。这就是周渔的家，在黄昏后的阳光余晖中，所有的影子都拉得很长。自从陈清死后，周渔家就不停地搬家，一年下来搬了五次。好像要用迁徙的河水冲刷每一块悲伤的石头。可是石头还很多，其中有一块正卡在周渔的心中。中山起劲地指挥工人搬这搬那。小心衣柜的柜角，他吆喝的声势俨然男主人。这个出租车司机追求周渔也差不多一年了。女儿穗子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，她事不关己地坐在高高的凳子上晃荡双腿，与其说她对搬家漠不关心，莫如说她对这个新来的即将成为她爸爸的男人充满怀疑。

中山拍拍手斜斜地跑过来，可以上车了，他说，老王坐大车，你们坐我的车。穗子说，我不喜欢坐小车，我要坐大车。中山有点尴尬，说，你是不喜欢坐小车还是不喜欢我？穗子看了中山一眼，径直走向大车。中山望了周渔一眼，笑了笑，我是一头牛，不干点活就会生病，如果今天再不来帮你搬家，就要病倒了。

两辆车沿二环路奔驰。周渔从市中心搬到东门，又从东门搬到南门，再从南门搬到西门，然后从西门又搬回东门。这一次跑得更远，搬到乡下去了。中山都跟在身旁。他相信城郊花乡种植的鲜花能涤荡周渔浓得化不开的悲伤。车往建新花乡开去，沿途渐渐有织锦似的花圃展开在田野。中山问周渔，你闻到花香了吗？周渔摇摇头，我什么也没闻到。中山也摇头，这一年，你什么也闻不到，除了坟墓的气味。周渔立刻大喊，拍打着车门：停车！让我下去！

中山立即放低了声音恳求，好好好，我错了，我又一次玷污了你心目中神圣的东西，求求你别喊了，别开车门，好吗？

周渔这才渐渐冷静下来，车子重新开动了。

中山长长出一口气：我这是自找的。

陈清是个英俊的家伙，眼下他的遗像正握在周渔手里。中山笨得像一头牛，他不应该在周渔手握遗像时发出抱怨。陈清其实也不比中山英俊，中山还要孔武有力一些，但陈清的遗像与众不同，他的遗像是他打网球跃起接球的一刹那。他对周渔说，有一天我死了你就拿这张照片做我的遗像。结果，这句话成了咒语。三个月后这个准网球运动员、市建筑设计院电工被电死在配电房里。

陈清天分不高资质平平，否则他就不会只考了个电力技工学校。有一天，对面艺校京剧班的周渔经过技校操场时，立刻被一个人吸引住了。周渔被陈清吸引并不是因为他在球场上的英姿，当时陈清在球场上高歌，陈清唱的是《桑塔·露琪亚》。歌声像南美悬崖上突然飞起的鹰，把周渔的心叼走了。周渔在球场铁网外面停下不走了，手抓着铁网看着陈清。歌声渐渐低下来，陈清也看见她了。他们奇怪地对视了好久，然后陈清有点紧张地看了一下他的同伴，径直走过来。周渔突然感到心已经冲破胸膛，掉到草地上了。

陈清隔着铁丝网抓住了她的手指：你是谁？

周渔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陈清就慢慢地笑：你这样……好像探监一样。

周渔也笑了：探监？探谁啊？

陈清注视她的眼睛：探我。

周渔不说话了。陈清说，你等一下，我爬到你那边去。

周渔转身就走。陈清在众目睽睽之下翻越铁网，摇摇欲坠的铁网晃荡着，球友们起哄大喊：桑塔·露琪亚！桑塔·露琪亚！

当晚周渔就躺到了陈清的怀中。周渔相信一见钟情的奇遇。尤其是陈清在球场上唱那首歌时悲怆的声调让她怦然心动，她不知道陈清好在哪里，但她能肯定自己可以立即完全托付给他，或者毋宁说她从此难以离开他了。陈清并不强壮，身材颇长，个儿也不算高，1.72米左右，但看上去很飘逸。他的学习成绩也平平，只是身边永远带着个乐器，不是提琴就是一把小号，插在裤兜里，有时左手还提着一瓶啤酒。他有一个本领，可以不换气把一瓶啤酒一次倒入喉咙。

他把周渔抱在怀里，他接吻的技术空前绝后。或许他深谙接吻对于女性的重要，周渔和陈清接吻可持续10分钟或者更长，陈清就有那么多花样把周渔深深吸入，然后把她的五脏六腑一样一样掏空。周渔感到所有的灵魂都在嘴唇上了，愉悦和幸福的潮水一波又一波卷上来又冲刷下去。她说，你除了接吻好像什么也不会？

陈清说，这还不够吗？为了你，会接吻也就够了。

周渔爱听这样的话。的确，周渔找不出陈清还有什么优点，或者作为未来丈夫和家庭幸福的依据，除了唱歌，但这并不能成为他的职业。周渔感到他俩的相遇除了爱情这个简单的原因外，就再也没有什么了。

陈清说，对了，我还会打网球。

那时打网球的人还不多，不久，周渔果然欣赏到了陈清打网球的英姿。他



身子跃起双腿弯曲奋臂扣球的姿势，他横跃出去像鱼一样接球的姿势，种植在周渔的记忆里。周渔荒废了在京剧班的学业，天天往技校跑，终于错过了分配到省京剧团的机会，费了好大周折留在了省城。不过是待在图书馆，成了一名管理员。但周渔在所不惜。她天天希望见到陈清，有时她的目的竟然具体到一次接吻，有时陈清有事走不开，他们就躲到学校后门的墙角，紧紧抱着接一个很长很长的吻，然后周渔就心满意足地哭着回家。那是幸福的哭泣。

事后周渔对中山说，那时，我只要碰到他的嘴唇，就忘记我是谁了。中山一听，立刻感到自己毫无希望。因为他认识周渔一年了，连她的嘴唇是冷是热都不知道。

新居是建新乡农民盖的一幢二层小楼，周渔租了楼上的三间，还有一个大阳台，阳台上摆满了鲜花。周渔是看中了这满屋子的鲜花，她不许房东把它卖了，房东笑着说，我会帮你拾掇，但不会卖它，要卖还轮不到这些呢。周渔说不用你操心，我自己会拾掇。

中山指挥工人三下两下就把家具搬上了楼，家具很简单所以很快就搬完了。中山打发工人回家后，站在阳台上发愣。远处的落日正在渐渐消退它的光芒，好像他正在消失的热情一样。工人一走，剩下他和周渔母女在一起，中山反倒不自在起来。他始终没有找到做这个家男主人的感觉。或者说周渔没有让他找到这种感觉。他走进屋里，周渔在铺床，但他看见她把头埋在被子里。中山知道她又想起什么伤心事了。

果然她把头埋在陈清的遗像上。

中山走到屋外去抽烟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死人能让一个活人悲痛不止达一年之久，这还不只是怀念，完完全全浸泡在悲伤中。中山不明白陈清好在哪里，当然他也没有证据说他不好，但这无休止的悲痛让中山感到心烦意乱。

一年前的一个夏天，中山正汗水淋漓地拉完最后一个旅客准备回家，他遇

到了周渔。这个被悲伤完全击倒的妇人租他的车到公墓去。中山能记得这个东倒西歪的女人穿着一袭深蓝色西装，中山从没有见过这么蓝的衣服，蓝得像深海一样，里面穿着洁白的衬衣。她的脸被悲伤洗劫得干干净净，使她看上去不像个活人倒像个死去已久让人深深怀念的人。中山被吸引住了，周渔上山时让他的车在山下等，可是中山左等右等，不见她回来。中山坐不住了，他来到墓区看见个悲恸欲绝的妇人在哭泣，她整个人被抛进了哭泣的海洋，公墓的千万束白玉兰和百合花被风吹得齐刷刷地颤动起来，仿佛和她同声哀哭。

中山被震慑在那里。他就在那一刻爱上她了。他突然明白了，女人什么时候最美丽。中山从墓园管理室买了一大束鲜花，飞奔到周渔身边时，他看见周渔好像已变成泪水，流到他身上了。中山用力地抱她，她的身体却慢慢地移出去。

你叫什么名字？中山问。

啊？周渔如大梦初醒，又像恍若隔世。

中山又问了一遍，周渔还是茫然无知。

你哭了好久。

我哭了吗？……周渔呆呆地问道。

中山这才知道，悲伤能使一个人变成那样。

当晚，中山把周渔带回了家，他把她弄上床时，她已经睡着了。他为她脱去鞋子，却不忍心脱去那深蓝的衣裳。那一夜，中山没睡，他不停地一边看着她，一边吸烟。看到最后，中山感到自己在她面前吸烟近乎是一种罪恶了，才知道自己完完全全爱上了她。

他把最后一包烟扔掉，成功地戒了烟。中山对此十分惊愕，他戒了十几次烟未果，这一天他却在一个瞬间把它扔了，从此他一闻烟味就像闻到了烂稻草味。重新吸上已到了这年年底。

中山守着周渔坐到了天亮。中山还不能完全理解自己为什么会爱上这个女

人，自己甚至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。但他能够朦胧地看见，他已经被卷入那个女人的悲伤之中，悲伤竟也能使一个人那么美啊，他想，尤其是一个女人。奇妙的是，中山守着熟睡的周渔过了整整一夜，这种感觉有点像守灵。虽然他知道这想法不好，但只有守灵时，和躺着的人的感情才达到了最纯粹的境界。中山觉得是的，是这样的。

中山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周渔，周渔先是一愣，后来，她笑了。这是她自从丈夫死后，露出的第一个笑容。

这个笑容意味着，中山进入了周渔的生活。

我打算跟你交往不是因为我想结婚。周渔说，是因为我已经差不多死了，需要一个人守灵。

随便你怎么说吧。中山笑，那我就当一个永远的守灵人。

中山原先以为周渔这句话是随意说说的，随着时日渐渐飞去，他才感到周渔没有在开玩笑。死人是不会说话的，周渔也不说话。可是她看上去并不像那种沉默寡言的人。中山想，也许要给她一点时间恢复。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周渔依然如故。中山收工来到她这里，时常带回一些菜，周渔爱吃的鲑鱼、穗子爱吃的香酥鸭。三个人一起吃饭，话还是很少。幸亏中山也不爱多说话，他浑身是劲，收车回来还能帮周渔干上一大堆活儿，比如打扫房间、换煤气、刷墙、给吊灯换灯泡。

你就歇歇吧。周渔常常说，看来她对生活并无太大热情。

日子总得过呗。中山说，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

这是中山会说的唯一一句幽默话。他干完活儿，还是不会表达爱情，他的方式是慢慢地走到周渔面前抱会她，这时候周渔不会拒绝，但他很笨拙，姿势非常别扭。你把我弄得很痛，周渔说，压了我的头发。中山说，是你不理我。周渔回答，抱都抱了，还不理你？中山就说，吻一个吧。周渔不干了。

吻有什么不同吗？中山问。你要把吻留给谁呢？一百年以后，你会的，会跟他在一起。

周渔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他，对，还不要一百年，我相信，很快就会在一起了。

晚上6点，大排档里，中山和一个女的坐在那里呷啤酒。这个女人叫秀，也是出租车司机，追求中山两年了。她给中山倒满了酒。

你别再倒，中山说，你看你都倒溢出来了。

你很难请啊。秀说，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饭了。她瞟了他一眼，喂，最近进展怎么样？

中山只顾喝酒，什么怎么样？

秀说，人家不爱你，你就别热脸贴个冷屁股直往上凑。

中山把杯一放，我就讨厌你这样说话。

好好好。秀说，我话不好听，可心肠热，我比那寡妇实在，信不？我疑心她犯了……什么病？

中山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，她没病……可是，秀，你说一个人对另一个太好……不成吧？

秀说，看来我也不能对你太好。

中山打断她，我说正经的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这苦追一年了，她为什么还想着那死人，我有哪点比不上他？

秀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他，中山，你要问我就实话告诉你，想不想听？中山，你还真不如他，有一点你恐怕真不如他。

中山疑惑地注视秀，什么？你说嘛。

因为他是死人。秀吐出几个字。

中山愣了半天没吱声。秀也不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中山说，我……总不能去死吧？秀笑了，你干吗就要一棵树上吊死呢？我看你是进了她的迷魂阵了，一个寡妇有啥好？

中山喃喃地……你不懂，她哭的时候有多好看……她爱那个人有多深……

秀说，可她那爱的不是你！她吹了一下头发，得，中山，别想了，今晚我也收车，我们一起去迪吧玩个痛快，怎么样？

别别，改天吧。中山没心思吃下去了，站起来，你别耽误我事儿，我先走一步。

说完扔下 50 块钱，钻进汽车，秀捡起钱朝他扔去，他的车一溜烟跑了。

中山没有把车立即开往周渔家，有些事他要想一想，追求了一年，中山突然好像有些清醒了，他要做一件事之前先想一想，见她之前也想一想。中山把车开到江堤上停住，让风吹向自己，他打了个寒战。中山躺在放倒的车椅上，吸烟。一个月前他突然感到了孤独，于是又吸上了烟。本来一年下来，中山从来没感到孤独，追求周渔使他很充实。可是一个多月前，他不像过去那么鲁莽那么没头脑了，过去他见到周渔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了就上前抱她一下。可他意识到这样永远不会有结果之后，中山想改变自己了，或许他能使自己稍微有点像陈清。可是当中山一旦要求自己深思熟虑地对待周渔时，他就全身僵硬了，突然就孤独了。过去有周渔就够了，现在有周渔不够了，还要有烟。中山买了一年之后的第一包烟，慢慢点上时眼泪都流出来了，他觉得自己可怜。他没让周渔知道他又抽了烟，他感到内疚。每一次见周渔，中山都要刷牙，他怕她闻出来，他还用指甲锉掉烟味。

周渔，我爱你！中山在江风中哆嗦着呻吟道。

他顾不上回去刷牙了，扔了烟，驾车就往建新跑，中山的身上积蓄着高涨的愿望，甚至可以说欲望。中山没办法把这二者做太大的区别。他现在只想见到周渔，见到周渔。

周渔和穗子已经吃完了饭，穗子在黑暗中唱歌，周渔在浇花。中山走到她面前，周渔问他为什么不出车，中山不说话，突然拦腰将她抱起，冲进卧室，掉下的花壶的声音使穗子的歌声戛然而止。

中山把周渔放在床上，关上门。周渔也不反抗，她的眸子在暮色中闪亮。中山俯身抱她，他的语调突然变得极其无助和悲哀：……周渔教教我！他吻着她的脸……周渔，我要吻你的嘴唇，教教我……中山的恳求中连哭声都带出来了……答应我，吻我好吗？

中山终于把嘴唇压到了周渔的嘴唇上。周渔直直地看着他，好像有一些感动。她双手捧起中山的脸：……中山，你真的那么想吻我？

中山点点头。周渔终于点点头：那你就吻吧……

可是中山突然没信心了，他自己也觉得非常奇怪，他不知道怎样去吻她。

周渔疑惑地问：……你怎么啦？

中山语无伦次地：周……渔，告……诉我，他……是怎么吻你的？

周渔：他？

中山毫无信心：教我……他……是怎么吻你的，告诉我……

周渔慢慢明白了，她的脸色突然变得非常阴晦。她的嘴唇颤抖着，突然推开他，大声道：不会接吻就不要来！

中山眼看机会又要失去，他像狂牛一样不顾一切地抱住周渔，紧紧地不松手。周渔不停地挣扎，喊，你在干什么？

中山立刻惶恐了。因为他知道他冲动了。周渔感到有东西抵着她的下部。周渔立即变得屈辱，她用力一推，终于把中山推开。

周渔的目光使他魂飞魄散。她喘着气说，你每一次都这样吗？你都是这样开始爱的吗，中山？

你只不过想和我做爱罢了。周渔说。

不对。中山摇头，我是爱你的。

可是我感觉不到。周渔说，我感到你就是只想在床上，你总是把我抱到床上。

不对。中山悲伤地摇头，你误解我了。

我也不相信。周渔说，可我只感到这些。

……中山呆了一刻，站起来。他突然感到凉风吹过，陈清在遗像上微笑着。死人比活人好。中山说。

你不要说陈清了好不好。周渔说，中山，你吻我我没拒绝，是你在谈陈清，是你要把死人拖出来教你如何接吻。

……我没有信心。中山道。我怕你不高兴，周渔，就是太爱你了才这样，陈清未必比我更爱你——

住口！周渔吼道，我不想你谈论陈清！

中山愣住了。他干干地咽了一口，出门走了。穗子站在门口，冷漠地看着周渔。

他是在跟爸爸吵架吗？穗子问。

死人是不会吵架的。周渔说。

可我听见爸爸在吵。穗子说，他不喜欢你。

你说什么？周渔惊异地问。爸爸不喜欢我？

他不喜欢你结婚。穗子皱着眉。你就那么想结婚吗？周渔呆呆地看着女儿。穗子用一种奇怪的眼神和她对视，周渔觉得好像是陈清在看自己。穗子转身走到阳台上，缥缈的歌声由童声缓慢地唱出，缭绕在暮色里。周渔一阵孤单，抱紧了身体。

图书馆。这里永远是安静的，即使有一些谈论声也是压抑的。周渔坐在窗

边发愣，她已经四天没来上班了，主任也没责怪她。自从陈清死后，她就有一天没一天的，大家都习惯了。旁边几个管理员在议论怎样才能买到好衣服。

教你们一个诀窍。小华说，专找名牌专卖店买打折的衣服。

这个主意不错啊。秀琴说，我今天还看见艾格专卖店打三折，500块钱的卖150。

小华说，名牌有型，衣服一样，三折价。

红芳说，安诺基的也不错，不过，成本也就一折左右，衣服这东西，暴利。

秀琴说，可惜男装很少打折，我想给老公买一件。

说到老公，大家都朝周渔看了一眼，周渔也恰巧看过来，大家有些尴尬。小华缓和气氛说，我们这儿对老公最好的，数周渔。

周渔笑了一下。秀琴、红芳去整理刊物了，小华和周渔沉默着。突然小华说，周渔，陈清也走了一年了，你也不能老这样。死人不能复生。

死人不能复生，但人可以死啊。周渔说。

这句话让小华听上去心慌慌的。她换了个话头，问，那个司机怎么样？我看他对你挺好的。

好到什么程度？周渔问。

打灯笼难找。小华道。

周渔注视着小华，没说话。

你真的那么爱陈清，小华看着她问，还是躲避一点什么？

周渔警惕地问，你怀疑我爱陈清？

不不不。小华连忙说，就只是……看你很不喜欢……怎么说呢？你不爱逛街，不关心外面发生的事，从来不跳舞，也不泡吧，那你整天干什么？真的……就在想一个人？你整天就在想一个死去的人？

你以为外面有什么好玩？周渔问，你不觉得……很无聊？



所以才去泡吧呀。小华说。

昨天看电视采访女性择偶，十个人都把经济放在第一位，没有一个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的。

小华问，现在人都不好意思谈感情了，又不是真的没感情。

周渔说，谈感情还有不好意思的？

小华笑，不够潇洒呗，电视上是不是没一个谈感情的？

周渔说，有，不过全放在第二位，约好似的。

小华叹一口气，也对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。不过周渔，我还是劝你一句，结婚吧，结了婚好好上班，你再不上班——小华停了一下，我给你透一句，明年初裁员一半，你肯定给裁掉。

周渔愣愣地没吱声。后来她说，裁掉好了，更清静了。

小华看了她一眼：我明白了，有一个地方最清静，没有比它更清静的地方了。

周渔意识到她说的那“地方”是什么，小华走了，周渔仿佛看到陈清坐在最远的一张桌子上，从报纸上慢慢抬起头来，看着自己。

周渔立刻回过头去不看她。她的胸脯起伏着，好像空气不够呼吸。帮帮我，陈清。她在内心喊道，我害怕，我越来越害怕，可你不在我身边。我怕上班，怕工作，怕跳舞，怕泡吧，我怕竞争上岗，它们使我没有快乐，陈清，你真无情，你让我刚尝了一口美酒，就把它倒掉了。

陈清和周渔的爱情开始于那年夏天，痛苦也开始于那年夏天。陈清一死，爱情留下来，痛苦他带走了。

毕业分配那年，周渔留在了省城，陈清回三明市设计院当了一名电工。周渔抱怨陈清不想办法留下来和她在一起，不过她也知道陈清没办法。周渔哭干了眼泪，抱住陈清不让走，他们在火车站紧紧拥抱在一起，旅客纷纷探出头来